

走向共和

盛和煜
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盛和煜自选集.电视卷.走向共和 / 盛和煜著;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1.4

ISBN 978-7-5399-4058-8

I. ①盛… II. ①盛… III. ①电视文学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5854 号

书 名 盛和煜自选集.电视卷.走向共和
著 者 盛和煜
责任编辑 赵 阳 刘 佳
责任校对 张松寿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 450 千
印 张 21.75
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,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058-8
定 价 30.00 元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写作的价值(自序)

盛和煜

一

小时候,想当天文学家,那是小小少年蓝色的梦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了,我担任我们那个学生组织的战报主编,在发刊词中写道:“造反派的队伍里,又多了个活蹦乱跳的小兄弟!旧世界的废墟上,又多了个勤勉的清道夫!什么不要怕?张某某(我们那个地区的地委书记)不要怕!刘某某(我们那个城市的武装部长)不要怕!时机到了,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!湘江的大潮卷得更急了!我们理想的未来,我们黄金般的未来,就在前面!”

“文化大革命”发展成了“武斗”。为了保卫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”,不同派别间展开了枪林弹雨的真实厮杀!我们列着整齐的方队,清一色的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们,蓝白条相间的短袖海魂衫,衬托出青春饱满的胸脯;清一色的苏联四三式冲锋枪横挎在胸前;高唱着由林彪语录谱曲的“兵团战歌”,奔赴战场:“在需要牺牲的时候/要敢于牺牲/包括牺牲自己在内/完蛋就完蛋/完蛋就完蛋/嘿/上战场/枪一响/老子下定决心/今天就死在战场上!”

战斗中,我们那个学生组织的领袖被对方的高射机枪打死。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,群情悲愤!机枪、冲锋枪、自动步枪朝天狂射,鞭炮炸得烟雾腾腾!队伍最前面是一幅巨大的挽联:“站起是巍巍泰山,倒下是滚滚黄河”。

多少年后,看电视新闻中经常播出国外有的激进组织,为他们遭袭击的领袖人物送葬时的场面,也是群情悲愤!机枪、冲锋枪、自动步枪朝天狂射!除了气魄规模略逊于我们那时候,其余的简直是一个翻版。不禁会联想到人类的生存状态,以及许多关于信仰、哲学等等的问题。

“武斗”结束,声势浩大的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”开始,“天文学家”被打发去修地球。

二

我插队落户在湘西北一个叫姜家湾的偏远贫瘠的小山村,这里是当年那个盐贩子靠两把菜刀起事,把湘西北闹得个沸反盈天、飘忽往来的巢穴之一。听乡

亲们说起过红二方面军“扩红”的情形：贺胡子的人在邻村郑家台“竖牌子”（打出旗号）了，一声“打常德去哟！”成百上千的山民把柴刀、锄头一扔，跟着队伍就跑。真有点李秀成说农民参加太平军是“蒙蒙而来”的味道。

我们生产队田土分布在周遭的几座山上，大多是称做“斗笠丘”“蓑衣丘”，意即用一顶斗笠或者一床蓑衣便可遮住的小块田土，几乎没有一块一亩面积以上的大田。而且这些田土大多是“望天收”，老天爷不下雨，就没有收成。有一年我赶上了闹春荒，没有饭吃，乡亲们就挖葛打蕨度日。附近方圆百里的葛根蕨菜都挖光了。有一个人实在饿得不行，趴在井边去喝水，一下栽到井里没有起来。

当时农村兴评工分，出一天工，男劳力10分，妇女劳力8分。我呢，男劳力使牛打耙、挑担烧炭我干不了；妇女劳力插秧、捡茶籽我干不好。可是乡亲们仍然给我评了8分，后来增加到9分，而且派工的时候格外照顾我，比如“双抢”时让我留在禾场上晒谷，到集镇上买一捆铁丝回来也算出了一天工。我们生产队极穷，一个劳动日才值1角3分钱，每年年终分到手的稻谷、玉米、红薯加起来还不够吃半年，大半年的日子都是忍饥捱饿。给我评9工分实际上意味着，乡亲们是将自己口里的粮食抠出来，养育着我。有一次，王伯娘找我借粮，她一家三口，有两个壮劳力，如今却向我开口。我把粮食借给了她，内心却愧疚万分！

我们县一座大型水库要动工修建了，上级摊派任务，要求每个生产队必须抽调一到两名精壮劳力上工地，自带行李口粮，每天记十二到十四工分，年终回生产队参加分配。

听说别的公社有知青上了水库工地，我也向队里提出了要求。派我去工地生产队可以节省一个强劳力，而我则可以拿到高工分还无须队里照顾。这笔账谁都会算，但我们的老队长（村长）担心的是我承受不了水库工地的劳动强度累垮或被退回来。我说可以先让我去试试看。

水库工程指挥部听别的知青说来了一个“蛮会写文章的知青”，便让我去办《水库战报》。接手第二天，工地塌方，死3人，伤27人。死者中有一个中学刚毕业的18岁女孩子。第一期战报上，我为那个女孩子写了一首诗，最后两句是“此去从容慰平生，仰首南山旗正红。”战报办得不错，我的工分比队里的强劳力还高出20%，这让我第一次悟到了写作可以混饭吃的道理。

那时节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。读到他的自传，里边两个地方让我印象深刻：一个是他妻子与他结婚时约法三章，其中有一条是婚后丈夫可以打她，但不可以用脚踢她。日本女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让我惊诧不已；另一个地方就是田中角荣说他还默默无闻时，曾仰望星空发誓，一定要干出一番大成就来！这让我很震撼。我也曾仰望星空，生出的却多是浪漫与忧伤，哪有“帝王将相宁有种乎”那般野心？又是许多年后，读到先哲康德的名言，才知道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定律是应该拿来敬畏的。我想，如果星星是宇宙的眼睛，我身所处的重重叠叠的大山在它们眼中当如微尘，而真正如同一粒微尘被命运抛弃在深山峡谷中的我，又怎么能企图与星空对话？唉，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，这句话的发明

者似乎不应该是老聃,而应该是被称之为“老三届”的那一代中国知识青年吧?

那时节,有一首“知青之歌”流行全国,我也会唱。作者是一名南京知识青年(他因此被当局抓去,险些被枪毙)。可能是受江南隽永文风的影响,词曲都是一本正经的伤感。我们湖南的一些知青歌谣则不同,“八月十五是中秋节/我带着婆婆子(老婆)走亲戚/肩上背着糯米糍粑/手上提着老母鸡/丈母娘夸我好女婿/我说丈母娘你莫客气/糯米糍粑是我的血汗/老母鸡是偷来的!”还有好些知青歌谣,那种戏谑调侃,那种犀利洒脱,那种盐碱水浸泡过后坚硬的生活质感,会让当下好些走红歌星与他们的作品,如青花瓷片般一碰就碎。

我曾经萌发过编撰《知青歌曲 100 首》的想法,因难度太大而作罢。

三

在那个小山村整整务农七年后,我被招工至一家由上海内迁到我家乡的纺织机械厂。厂里了解到我当过区文化辅导员,修过枝柳铁路,修过赵家堰水库,参加过农村调查,还帮县水利、农机等部门写过材料,便打算安排我在厂办公室工作。我说:“我在农村写材料蒙骗过贫下中农,如今又要写材料蒙骗工人阶级,良心上真的很痛苦。我希望到产业工人中间去。”

于是,我被分到最苦最累的浇铸车间,抬铁水。

说了农村的苦又来说工厂的苦没意思,反正我们浇铸班十几条汉子,除我外,个个都是气力莽壮。抬铁水、打磨铸件毛刺,都是超强体力活,酷暑天出铁水时,车间温度计都会爆炸。可每次评选先进生产者,我都榜上有名。这与文章写得好坏无关,套用章回小说的话说:“这功名可是俺一刀一枪挣来的!”

还是在农村当文化辅导员时,我认识了我的两位恩师诸扬荣与杨善智,他们俩在我们地区文学青年中的名头,无异于俄罗斯文学青年中之托尔斯泰。可能是看我“孺子可教”吧,他们勉励我好好写作,同时送我一句话,“前世作了恶,这世搞创作”。这句话的深远意义在以后的岁月中得到了充分展现。

我们浇铸是中班,下午 6 时上班,第二天凌晨 2 时下班。每次下班后,同寝室的青工们会聚在一起打扑克,一直闹腾到天亮才睡觉。我则把被子掀到一边,趴在铺板上开始写作,我要写一个农业机械化题材的大型歌剧,《金翅膀》。

我是一个爱玩的人,身边伙伴们打扑克叫嚷笑骂,实在是极大的诱惑。我硬着头皮,坚持写下去。大概两个多月时间吧,才写完第一场。拿去给杨老师看,他批道:“对比强烈,堪称虎头!”可是往下怎么写,我怎么都编不出来了。杀牛起会,打狗散场,至今,《金翅膀》还躺在我的废稿堆里,飞不起来。

扎扎实实当了两年多工人后,诸老师费了很大的力气,把我调到了常德地区戏剧工作室,正式开始了我的编剧生涯。

四

我的家乡常德,就是“常德德山山有德,长沙沙水水无沙”的那个常德,古称朗州;就是那个写下“请君莫奏前朝曲,听唱新翻杨柳枝”的刘禹锡当过十年朗州司马的地方,又名武陵;“晋太原中,武陵人,捕鱼为业。沿溪行,忘路之远近。忽逢桃花林,夹岸数百步,中无杂树,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……”当然,桃花源就在我的家乡了。常德又是春秋战国时楚春申君的封地,建有一座春申阁,联曰:“珠履三千要使英雄尽入彀,虎贲百万不教嬴氏独称王”,于文气氤氲中吹来一阵快意雄风!

我出生在常德城的河街,街道的麻条石路面常年被那些挑河水卖的人弄得湿漉漉的。沈从文先生曾在河街住过两年,我常想,莫非我是踏着先生湿漉漉的脚印走上文坛的?

我编剧是从舞台剧开始的,从处女作歌剧《现在的年轻人哪……》由中央歌剧院上演至今,我写过歌剧、舞剧、京剧、湘剧、评剧、汉剧、滇剧、花鼓戏、采茶戏、花灯戏……我不想开一张清单,来表明我创作了多少作品,多少国家级剧院上演了我的作品,得了多少全国大奖。原来会,现在不会了,我觉得可耻。

但有三部作品我须简单提及,不是因为其影响,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作为一个剧作家在不同阶段的思考与实践。这三部作品是,湘剧高腔《山鬼》,湖北花鼓戏(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乡村歌剧)《十二月等郎》,以及京剧交响剧诗《梅兰芳》。

在常德地区戏剧工作室工作八年后,由刘鸣泰老师力荐,我被调入湖南省湘剧院。作为晋见之礼,我创作了湘剧高腔《山鬼》。

《山鬼》一问世,便引发了全国戏剧界的大争议!记得在首届中国戏剧节上,由于票太紧张,大会组委会工作人员不得不将自己的票拿出来以满足美、法、德、日本、丹麦等11个国家大使馆的需求。

有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会想到弄这个东西的?我在“全国探索性戏曲研讨会”上的发言回答了这个问题,那篇发言的题目叫做《我不探索》。不过,我一直以为,文字很难准确地表达思想,特别是艺术思想。古人说,“文章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”;外国人说,“艺术是偶然发生的”,不必说出个道道来。

但是,自从写了《山鬼》,我的价值观、人生态度、审美取向,特别是艺术的感受,有一点禅宗顿悟的味道;又似乎掌握了“芝麻开门”的咒语。噫,难与外人道也!

《十二月等郎》是我为湖北荆门艺术剧院创作的一部乡村歌剧。荆门那地方毗邻常德,风土人情,甚至语言习惯都极其相似,与他们合作我有一种亲情。

作品上演后应该说好评如潮,《人民日报》一篇评论文章从关注农民工的角度对它进行了解析,我读得心悦诚服。虽然我的初衷并不是写农民工问题。

在长期写作实践中我体会到,剧作家可以不是政治家(至于捷克剧作家前

总统哈维尔那是特例),但必须是个思考者,思想家。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宁肯像“一根会思考的芦苇”那样提出问题而不是奢望着解决问题。而许多我的同仁们的误区就在于,他们总是下意识地以政治家的身份介入到自己作品中。如我们大批描写改革开放的作品,你会看到里边种种难题都被剧作家解决了。邓小平都要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我们的剧作家却以为他们掌握了改革开放的“灵丹妙药”!

在《十二月等郎》中,我提出的问题只不过是,中国妇女千百年来来的等待究竟有何意义?当然,也有我自己一些感情的流露。工业化、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农耕社会建立起来的人际、伦理关系分崩离析,如沈从文所说:“好的习俗和好的女人一样,是要逐渐老去的”,有点感伤。

写京剧《梅兰芳》之前,我则经常想到,一部人类史,多少强大、剽悍的民族或衰败,或湮灭,惟独中华民族能够绵延五千年,且生生不息,我们的民族性格究竟是什么?

写《梅兰芳》时突然感悟到,是水。

梅先生那样一个儒雅的人,软弱的人,不争的人,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,取得了一个人抗战的胜利。这是和平、澄明、宽容、自信的胜利,民族性格的胜利。

上善若水!

2006年4月,北京京剧院应邀携京剧交响剧诗《梅兰芳》赴德国柏林演出。我们的演员阵容有于魁智、李胜素、孟广禄、赵葆秀等京剧名家,而与我们合作演出的则是享有盛名的柏林喜歌剧院交响乐团。这种合作,是两国艺术家的第一次,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。

我坐在歌剧院的头等包厢里,看金碧辉煌的剧场已坐满了仪容庄重的德国观众,心中又是紧张又是感动。

演出的钟声响了!

交响乐像水一样漫过来……蓦然,清越的京胡声凌空而起……

剧场内一阵骚动,观众彼此交流着惊奇、欣喜的眼光……

“祥云冉冉波罗天——”

于魁智的唱腔,穿云裂帛而来!

剧场内安静极了,只有京剧之声,从舞台穿越观众席,飞向不远处的勃伦登堡门,在柏林的夜空缭绕……

“上善若水……”

歌剧院交响乐团的合唱声响起,这些蓝眼睛、黄头发的音乐家们,可曾知道,他们咏唱的是东方先哲最智慧的语言?我想他们是知道的,不是因为他们发音的准确,而是因为他们演唱的深情……

五

我由罗浩引荐,认识了刘文武,认识了张黎。我们几个与一群朋友,共同打

造了电视剧《走向共和》。

不久,魏文斌和欧阳常林两位,以超越常规的方式与速度,将我调入湖南卫视,主要负责电视剧剧本创作这一块。数年间,我组织和参与创作了《恰同学少年》《血色湘西》等作品,给快乐歌唱着的湖南卫视增添了黄钟大吕之声,也算是不负重托吧。

2005年,张黎力荐,我和冯小刚导演合作,创作了电影《夜宴》。与小刚的合作如坐春风;当然,我也有张牙舞爪的时候。小刚坏笑着:盛老师,我发现你有两个特点,一是能坚持,二是把握大方向。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,《夜宴》遭遇“台词门”后,小刚挺身而出,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位导演讲过编剧这样多的好话,我知道他是用身体为我遮挡枪林弹雨。

与吴宇森导演的合作让我见识了好莱坞的工作环境与流程,吴导恭谨谦和,从不疾言厉色。我看见《赤壁》上映后还保留着我编剧的名字,显然是他绅士风度所致。

转眼间,我一只脚跨入影视圈竟有十来年了,但我始终觉得我很难融入进去,我甚至愿意被他们边缘化。这真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。

《走向共和》播出后,不论我遇到什么人,官员、商贾、白领、大学生;不论我走到哪里,甚至在洛杉矶、在纽约、在柏林,到处都是热烈的讨论与温暖的目光。也许是生态平衡吧?《夜宴》却遭遇了“台词门”。我曾在博客上发表文章,想以真诚来感动媒体,媒体报以我的却是说我向网友“叫板”!我终于明白我的错误所在:我将一场娱乐秀当成了学术讨论,身为媒体狂欢的祭品却在幻想唤醒他们的文化良知!

“五音使人耳聋,五色使人目盲”,在这个娱乐化浪潮裹挟一切的年代,我们已经失去了阅读,失去了思考,我为何而写作?

《潇湘晨报》记者采访我时,问,你这样强烈希望与名编剧划清界限,那么你希望人们怎么称呼你?我不假思索回答,小知识分子!一个想成为大知识分子的小知识分子。

我不管现代社会如何给知识分子定义,提到这个名词的时候,我脑际里出现的是西哲深邃的目光与先贤凛然的身影。

所以,我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为女娲补天的一颗颗彩色小石子,去补缀我们中华民族坍塌了的那一块文化天空。

2011.3.4 于广州

目 录

- 第一集 修园子 / 001
- 第二集 洋务领袖 / 014
- 第三集 来而不往非礼也 / 027
- 第四集 一局双赢 / 042
- 第五集 身怀利器 / 055
- 第六集 北洋碧波映龙旗 / 069
- 第七集 一衣带水 / 083
- 第八集 社狐庙鼠 / 098
- 第九集 窝里斗 / 112
- 第十集 慧星东来 / 123
- 第十一集 天丧予 天丧予 / 135
- 第十二集 最恨是马关 / 151
- 第十三集 李二先生是汉奸 / 167
- 第十四集 挺经 / 181
- 第十五集 汤武革命 / 197
- 第十六集 虎啸小站 / 213
- 第十七集 山雨欲来风满楼 / 228
- 第十八集 咸与维新 / 243
- 第十九集 斗蟋蟀 / 255
- 第二十集 病急乱投医 / 267
- 第二十一集 崩霆琴 / 283
- 第二十二集 神助拳 义和团 / 298
- 第二十三集 最是仓惶辞庙日 / 311
- 第二十四集 西望长安 / 323
- 我写《走向共和》 / 338

第一集 修园子

1 李鸿章脸部特写

这是一张清癯的、布满很深皱纹的脸，一双眼睛微微眯缝着，似在闭目养神，又有一点漫不经心的样子。

一个男人的画外音：“中堂，丁汝昌又来信催银子了，说是咱们北洋海军‘定远’、‘镇远’两艘主力舰，原设大小炮位，均系旧式；‘经远’、‘来远’尚需尾炮；‘威远’须改换克虏伯新式后膛炮……海军方面还有一个消息，日本已派人前往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谈判购买一艘军舰，而这艘军舰正是我们一直准备购买的那艘铁甲巡洋舰，日本人甚至连它的名字都取好了叫‘吉野’号……”

李鸿章：“唔。”

另一个男人的画外音：“大人，前些日子传闻的日本制定‘征讨清国策’的消息已被证实。日本人的具体步骤是：第一步攻占朝鲜，作为进攻清国大陆的跳板；第二步占领台湾，控制东南亚地区；然后……”

李鸿章摆摆手：“知道了！”

第三个男人的画外音：“京城里最近准备恢复制钱，太后让翁同龢去办这件事，翁师傅去找阎敬铭商量，阎敬铭不干，他说行使制钱，必先收回大钱。私铸的大钱，分量极轻，全部输入官府，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奸民，苦了小民？同时京师钱铺，以‘四大恒’为支柱，维持市面……”

李鸿章：“袁世凯从朝鲜跑回来，怎么就不见了人影……”

第三个男声：“袁世凯？”

李鸿章：“行了，你下去吧！”

第四个男声：“老爷，准备进贡给太后的那只鹦鹉已经一天多不吃不喝了，拉的粪便颜色也不对……”

李鸿章一下子睁开眼睛：“啊？！”

2 天津通向北京的官道上

暮色苍茫中，一小队人马疾驰而来。

当先的乌雅马上是神采矍铄、装束奇特的李鸿章：他一身黑色劲装，青巾帕缠头，戴墨镜，紧扎的腰带上插一把黄澄澄金柄的左轮手枪。

紧随他身旁的是一名圆脸眯眼，书办模样的中年人，这是他的亲信幕僚——盛宣怀。

而他的身后，则是二十名身着灰呢箭袖短衣，挎腰刀，肩上背着一色崭新的德国造毛瑟式前膛步枪的亲兵护卫，个个剽悍异常。

画外音：上谕：“北洋大臣，直隶总督李鸿章筹议北洋海军事宜各条，言多扼要，事关重大，着该督即来京奏对。”

人马如一阵疾风卷过，密雨般的马蹄溅起起黄尘飞扬……

3 储秀宫内

慈禧坐在一铺条山的炕上，捧着个锃亮的白铜水烟袋，一边悠悠地吸着南方进贡来的潮烟，一边在看几个宫女和太监排练京剧《大登殿》。

扮演王宝钏的宫女看模样还只有十四、五岁，嗓音很嫩。她唱道：“三人同掌昭阳院，学一对凤凰侣……”因为不熟练的缘故，她的声音颤抖，最末一句更是荒腔走板唱不下去了。

一旁扮戏的和拉琴的太监、宫女都笑起来。

慈禧拿着点烟的纸媒子指着那小宫女，笑得直颤抖：“小，小丫头片子，荒腔走板到九州外国去了……”

小宫女撅着嘴说：“老佛爷您唱得好，您来唱嘛！”

慈禧：“我来？好！”慈禧将水烟袋往炕桌上一放，站起来。

屋里所有的人顿时来了兴致，连屋外的太监都伸着脖子往里瞧热闹。

大内总管李莲英这时走进来：“老佛爷，七爷来了。”

慈禧：“噢，叫他在外间等着。”然后转对小宫女：“听着，这两句应该这样唱……”她款款走动几步，唱：“三人同掌昭阳院，学一对凤凰侣伴君前……”

字正腔圆，那声音更透着一种妩媚的韵味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真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妇人之口！

4 毓庆宫

“李鸿章已经进京了，”光绪皇帝的老师，协办大学士，军机大臣翁同龢对光绪说，“太后此番让皇上以筹议北洋海军名义召他进京，究竟是何主意，皇上心中应该有底……”

明亮的灯烛下，年轻的光绪帝正在御案铺开的宣纸上专心致志写“颐和园”三个大字，翁同龢的话他好像没有听见，只是那握笔的手不停地微微颤抖。他的脚旁，扔了一地废弃的宣纸团。

这张纸上的三个字写完了，光绪拿起，左右端详一番，“嚓嚓！”又一把撕碎，揉成一团，往地上一扔，烦躁道：“翁师傅，朕怎么总是写不好这几个字？”

翁同龢：“那是因为皇上不喜欢这几个字。”

光绪一愣，略显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晕，冷笑道：“朕喜欢。清漪园改为颐和园，取颐养冲和之意，大清国的臣子们这名儿起得多好！写它不好，总归是朕无用而已！”

翁同龢正色道：“皇上万乘之身，至贵至重，怎么可以轻易自责？”

光绪帝听了，默不作声。背手踱至墙边，望着墙上康熙与乾隆的画像出神。

这是两幅西洋画师所画的油画。画面上，康熙帝戎装金甲，雄风逼人；乾隆帝盘马弯弓，英气勃勃，康乾盛世的辉煌气局，好像要从画面喷薄而出！

光绪猛地转过身来，双目灼灼，神情中顿时增添了英武之气，连说话的语调都果决了：“朕以为，太后召李鸿章进京，名为筹议北洋海军，实为清漪园工程。”

翁同龢：“臣也是这样想。”

光绪：“太后六旬万寿，理应隆重庆贺，以臻祥洽。朕的确也想尽一番孝心，将清漪园好好修复一番，让她老人家舒舒服服住进去，安安心心地颐养天年。可没

想到,修园子的工程耗费这么大,伤了国家元气,朕为此深感忧虑。几番欲进言,又怕引起太后误会,这次李鸿章进京,倒是个好机会……”

翁同龢:“皇上是想让李鸿章向太后进谏?”

光绪:“对,办海军,修园子,孰重孰轻,太后不能不考虑。”说着,他又从御案上拿起两份奏折,“这里还有阎敬铭的两份奏折,称户部已无款可拨。朕这就批个‘请懿旨办’,转呈太后,看看她老人家的意思。”

“臣也准备上一个折子,请停一批庆典工程!”翁同龢接着说,“本来一个清漪园就不堪重负,内务府那帮奴才又一味逢迎,满北京大搞什么彩殿、龙棚、经坛、牌楼、亭座等庆寿的‘点景’,借机挥霍,实在是可恨之至!”

“好!”光绪有些振奋了,“还得让上书房,南书房都作出响应!”

翁同龢:“臣这就去知会他们。”

光绪吁口气:“这样安排,朕心里才算踏实了。”

翁同龢:“臣却担心一个人……”

光绪警悟:“李鸿章?”

翁同龢:“正是。太后对他恩眷隆深,他此番进京又是为军费而来,由他进谏的确再合适不过了,但臣估计太后也会让李鸿章为修园子的事说话。而李鸿章盘算太精,心目中又只有太后和他的水师淮军,未必肯为皇上分忧,替江山社稷作想。”

听翁同龢这样一说,光绪半天没有做声,拿着那两份奏折,又翻了几翻,这才说:“翁师傅,李鸿章肯不肯进谏,另当别论。只是刚才听了你的话,朕倒是非常担忧……”他望着翁同龢,恳切地,“朕知道当年因李鸿章弹劾令兄翁同书一事,你们结下宿怨,但你们都是朝廷的股肱之臣,总要和衷共济才好,千万不可因私而废公……”

光绪语调虽轻,翁同龢早已惊得汗出如浆,“噔”的跪倒在地:“臣不敢!”

“起来,快起来!”光绪连忙上前亲手扶起翁同龢,继续道:“朕自启蒙识字起,师傅就教朕明白了一个道理,洋人欺我,皆因国势积贫积弱而致。欲再现康乾盛世,惟自强富国别无他途。而李鸿章这个人这些年来办洋务,图自强,还是有一些实绩的,所以,朕是想倚重他的。而你们之间若有齟齬,则会误了国家啊……翁师傅,你是两代帝师又是朕跟前第一个心腹重臣,朕的种种难处,你知道得最清楚。朕这些心里话,不跟你说,又跟谁说去……”说到这里,光绪声音颤抖,眼角早挂上两滴泪花!

“皇上!”翁同龢只觉热血激荡,喉头哽塞,又跪了下来,重重叩头道:“臣当竭忠事国,肝脑涂地以报皇上!”

墙上的自鸣钟“当!当!……”敲了九响。

光绪微微一惊,道:“时辰不早,你就在这里将请停‘点景’等寻常工程的奏折写好,朕也就在这里批了,连同阎敬铭的两道折子一起,即转呈太后慈览。”

“是。”翁同龢站起走到书桌旁坐了下来,略一思索,挥笔疾书。

光绪返身,一眼看见满地的废纸团,无可奈何地叹口气,又在御案上铺开一大张宣纸,提笔濡墨,用心写起“颐和园”三个大字来。

殿内静静的,只听见自鸣钟“滴答滴答”的走动声……

5 玉春院后院天井内

“啪!”一记响亮的耳光,打得那个拥在最前面的伙计晕头转向,眼前金星乱舞。

“老虎不发威,以为是病猫!你们这班王八羔子,由着你们在门外乱嚷嚷也就够了,还真敢往本姑娘闺房里闯啊?”

京城名妓沈玉英站在门口,杏眼圆睁,粉面通红。她穿一件贴身粉红小夹袄,衣襟未扣,腰间就用那么一根丝绸巾松松束着,露出大半个胸脯,白生生晃人眼睛。一手叉腰,一手指着伙计们怒骂。

几个伙计不约而同地后退几步,那个挨了耳光的倒霉蛋捂着半边麻辣辣的面颊,可怜兮兮道:“借一百个胆子,小的们也不敢闯沈姑娘香闺,这都是妈妈的吩咐。”

沈玉英冷笑:“妈妈的吩咐!她吩咐你们吃屎,你们也去?别忘了这些年是谁支撑着这个门面?我拿着自己不当人,才养活了你们这一大帮人,驴子拉磨,也有个喘气的时候,我才将息两天,你们就来逼我……”说着,她撩起腰间绸带擦眼圈儿。

伙计们一时不吱声了,半晌才道:“沈姑娘别伤心,小的们不敢,妈妈也没有逼您的意思,我们只是瞅着袁世凯这小子癞蛤蟆似的,浑身霉气,赖在院子里白吃白喝,靠姑娘您养着,算什么呀?”

“狗眼看人低!”沈玉英把绸巾一甩,又骂起来,“凭你们这些王八羔子,也配说袁爷浑身霉气?告诉你们吧, he 现在是秦琼卖马,英雄落难,朱洪武还有个讨米要饭的日子哩,一朝腾龙在天,你们都没地方后悔去!”

伙计们欲说什么,沈玉英眼一瞪:“还磨蹭什么?滚!”

眼瞅着她又要扑上来,伙计们吓得再不敢相强,只好灰溜溜走了。

6 沈玉英卧室

袁世凯只穿着一件白汗褂儿,露出短而壮实的胳膊,斜躺在床榻上,端茶在手,笑吟吟地对回到室内的沈玉英道:“立马横刀凭谁问?却是红粉佳人。”

沈玉英本余怒未息,听袁世凯这样一说,忍不住“扑哧”一声笑了,脸上便平添许多妩媚,嗔道:“人家替你遮风挡雨,还好取笑人家?”

袁世凯将盖碗茶一放,一把将沈玉英搂在怀里,做了个嘴儿道:“我的嫡嫡亲的心肝宝贝儿,我报答你还来不及,怎么舍得取笑你?”

沈玉英却叹口气,感伤一笑:“唉,需要这个女人的时候,你们男人的嘴呀,一个个像涂了一层蜜似的,说声不要了呢,拍屁股走人,连个招呼都不打,这些年,我见得多了。”

袁世凯听着沉下脸来,轻轻将沈玉英推开,站起身来道:“如此说来,我也该走了。”

沈玉英慌了,贴上脸来,紧紧搂着他道:“我没说你是那种人呀,我要知道你是那种人,我也不会这样死心塌地跟着你了。”

袁世凯:“我不是生你的气,我是真该走了。”

沈玉英:“我不要你走,我养你一辈子!”

袁世凯哈哈大笑：“要个婊子养我一辈子，你把袁世凯看成什么人了？”

沈玉英眼眶一红，那泪珠儿啪哒啪哒就掉了下来，她哽咽着说：“厮守了这么些日子，今儿个要走了，听到了你的心底话，还是从骨子里瞧不起我……”

“不。”袁世凯两手扶着她的肩头，定定看着她的眼睛道，“你是婊子没错，但你这个婊子比那些假模假势的君子强多了，我袁世凯走背运的时候能有你这么个红颜知己相伴，也是苍天垂怜，但大丈夫岂能整日沉溺在温柔乡中不思进取？我其实是早想走了，只是时机未至而已，今日朝中的朋友告诉我，李中堂正来京奏事，我想该去找他了。”

沈玉英揩去眼泪，仰脸问道：“李中堂会理你么？”

袁世凯：“我是他一手提携之人，怎么会不理？天下知我者，惟有他老人家；而天下知李中堂者，恐怕也惟有我袁世凯了。”

沈玉英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你怎会落到这般田地呢？”

袁世凯：“这就是命数了，来，英儿，你再将刚才那曲琵琶继续下去，就当作为我钱行吧！”

沈玉英嘴唇翕动，却什么也没说，默默走到锦凳前坐下，怀抱琵琶，左手指揉弦，右手指轻轻一拨，琴声淙淙，如大珠小珠溅落玉盘……

袁世凯闭眼聆听，表情随着琴声而不断变化。

“啪”一声，琴弦断了，琴声戛然而止。

袁世凯蓦然睁开眼睛。

只见沈玉英手指拽着一根断弦，泪如雨下。

袁世凯：“怎么……？”

沈玉英泣不成声：“你走了，我这琵琶还弹给谁听去？”

袁世凯实实感动了，他走到沈玉英面前，捧起她的脸，那脸儿犹如梨花带雨，愈显娇艳。袁世凯动情地说：“英儿，你放心，袁某今后倘能发达，定不相负。”

沈玉英听得袁世凯这样说，激动得面色嫣红，胸脯起伏：“有你这句话，我值得了……你走后，我再不接客，再自个拿钱将自己赎出来，寻个清静小院住了，一门心思等你来娶我……”

袁世凯怔了，定定地看着沈玉英，半天不说话。然后伸过手去，轻轻一拉，沈玉英系在腰间那根丝绸巾便到了他手里，而沈玉英胸怀也全部裸露。

虽是风尘女子，沈玉英也禁不住脸红，嗔道：“才隔了多久，你又想要么？”

袁世凯却不理她，径直走到书案前，提笔蘸墨，稍一沉吟，在丝绸巾上写下两行字来。

沈玉英凑过身子，逐字念道：“商妇飘零，一曲琵琶知音少；英雄落魄，百年岁月感慨多。”

袁世凯捧起绸巾，郑重地对沈玉英道：“这副对联就送给你，日后我若有出将入相的那一天，你拿着它来找我。”

沈玉英却不接绸带，只怔怔望着袁世凯，突然张开双臂，将他的头一下子搂在自己的胸前……

7 悦来客栈门口

大门虚掩，一只糊着桐油皮纸，写有“悦来”字样的灯笼静静挂在门洞上方，投

下一片昏黄的光圈。

袁世凯站在门洞，稍微犹豫了一下，推开了虚掩的大门。

亲兵头目马三俊倏地从门后闪出，按刀低声喝问：“什么人？”

袁世凯一喜：“马三俊！”

马三俊看清是袁世凯，也喜道：“哎呀，你老兄这么长时间躲到哪里去了！中堂大人不止一次找过你，还向我打听过哩！”

袁世凯：“我在朝鲜把差使办砸了，没脸再见中堂，便跑回河南老家。”

马三俊：“嗨，谁不知道你老兄在朝鲜平定乱党，夺回国王，与日本人交锋，以少胜多，为大清挣够了面子，中堂大人都直夸你是个人才哩……”

袁世凯探头向院内望去，问道：“中堂大人可曾憩息？”

马三俊忙道：“他老人家正在和盛大人议事，你先在这坐一会，咱们兄弟俩好久没见面了，也该多聊聊……”

8 客栈正房

“杏荪，你说这次召我进京奏对，是皇上的意思还是太后的意思？”

洗漱过的李鸿章换上了一件驼色底隐花绸袍，墨镜也摘下来，另戴了一副精致的金丝眼镜，显得颇有几分闲逸。他坐在炕沿边，漫不经心地翻阅着一本世祖的《劝善要言》，悠悠问道。

盛宣怀正就着灯烛在看一张北洋海军需要款额的清单，见李鸿章问他，抬起头来，不假思索地：“当然是太后的意思……中堂您的奏折上去已有些时日，倘若是皇上召您，哪里还会等到今日？皇上自亲政以来，办事急切得很，这次所以拖到如今，定是请得了懿旨才下诏的。”

李鸿章微微颌首道：“我也是这样想。只是我又有些纳闷，眼下太后圣思所系，全在万寿庆典清漪园工程那一摊子事上面，怎么又分心于北洋来了呢？”

盛宣怀：“是不是老佛爷看了中堂的奏折，觉得还是海军的事重要，把修园子的事先搁一搁，也说不得的？”

李鸿章：“哪有那样顺遂？我总觉得，建海军，修园子二者之间，有些什么干系？只是天心难测，做臣子的，又不好妄自猜度。”

盛宣怀：“猜不猜度，横竖逃不出两个字，要钱。只可怜了户部的阎敬铭，他是左右支绌，难以腾挪呀！”

李鸿章：“提起要钱的事，哪个又不头疼呢？所以明日如何让皇上太后准了我的奏折，恐怕得费些斟酌。”

盛宣怀：“中堂所虑极是。明日奏对，我北洋的情形，的确是说好了不行，说差了也不行。”

李鸿章：“唔？”

盛宣怀：“说好了，有些人未必会高兴，特别是那几个满大臣又会来说什么‘水师非朝廷之水师，乃李鸿章之水师’，诽谤大人拥兵自重，让朝廷对大人存了个猜忌之心；说差了呢，朝中翁同龢他们又会弹劾大人‘自办洋务以来，徒糜国帑以亿万计，百弊丛生，毫无成效’。”说起这些，盛宣怀不禁有些愤慨然。

李鸿章淡淡道：“组建北洋水师，是朝廷和地方督抚共同筹议，太后圣裁，这一点谁都清楚。我但存了一颗公忠体国之心，贵胄掣肘也好，清流物议也罢，也都懒

得管他了……”他站在那里，凝视虚空，灯光将他巨大的身影投射在墙壁上，微微摇晃。

盛宣怀：“中堂，我却突然生出些忐忑来？”

李鸿章：“噢？”

盛宣怀：“您刚才说贵胄掣肘，清流物议都可不管，但太后老佛爷的态度您总是要管的吧？您想，如今朝廷两件大事，万寿庆典修园子是太后圣意，北洋海军添舰炮是您主管，而朝廷哩，就那么点钱，两个叫花子，一个米粑粑，给谁也不是！满朝文武为这事人人心里犯嘀咕，您这当口一出头，岂不是和太后老佛爷面对面顶上了么……？”

李鸿章毫不犹豫地：“你说的不对！别忘了，如果不是太后支持，我北洋海军现在恐怕还是几条破木船哩！她怎么会拿修园子来压海军呢……她这个家不好当啊！”

盛宣怀：“不错，太后不会拿修园子的事来压海军，可修园子是迫在眉睫的事，而办海军在许多人眼里来看，就不是那么紧要了。”

一语中的！李鸿章的心情沉重起来：“我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，如果是这样，我北洋水师的经费恐怕又要落空了……”

这时，马三俊进来禀报：“中堂，袁世凯求见。”

李鸿章眼一亮：“袁世凯？他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马三俊：“来了好一会了，我看见中堂正和盛大人说话，让他在外等着。”

李鸿章：“唔……叫他进来吧。”

9 客栈正房

屋里就剩李鸿章和袁世凯两个人，盛宣怀不知什么时候出去的。

袁世凯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，毕恭毕敬地聆听李鸿章微闭着眼说话。

李鸿章：“……在朝鲜你是立了功的，后来朝廷派吴大澂去杀你，那都是翁同龢他们搞的鬼，他们看你嗣父袁保庆是我的人，也就把你当成了我的人……”

袁世凯立即道：“我当然是中堂您的人，过去是，将来也是，一辈子惟中堂马首是瞻。”

李鸿章眼睛睁开，瞥他一下，复又闭上，悠悠道：“是不是我的人无关紧要，只要这个人作得用就要派上用场……”他话锋一转，突然问道：“你这些日子一直待在河南老家？”

袁世凯头脑里“嗡”一声，自己一直在八大胡同玉春院鬼混，莫非中堂听到了什么风声？他镇定一下，道：“世凯经历了挫折，愈发知道要凭真本事才能立世，因此一直待在家中，关起门来，专心读书。不过……”他有意顿了一下。

李鸿章果然又睁开眼，目光盯着他。

袁世凯：“不过朝鲜之事我心里总放不下，和那面的朋友常有联系。”

李鸿章颌首道：“这也难怪，你在那面干了十来年了嘛！”他站起身来，走动几步，停在袁世凯面前：“慰庭，朝鲜虽为我大清属国，但日本人一直想染指。若朝鲜出事，麻烦就大了。因此，得派一个得力之人去那儿把握局势，想来想去，这个人还是你最合适。这样吧，你暂且留在我这里，待我请得圣诏后，你还是到朝鲜去吧。”